

# 用父辈故事为湘西立传

彭学明



《娘》出版后，读者和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写写“爹”？

提笔写《娘》时，我只想写出娘的平凡和伟大，完全没打算写自己对不起娘的种种地方，没想到刻意和勇敢地解剖自己，是写着写着，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理解过娘、珍惜过娘，甚至在骨子里埋怨过娘，下意识地瞧不起娘。我埋怨娘的改嫁，埋怨娘的啰嗦，埋怨娘把我带到一个屈辱的境地，从而有意无意地做出了种种对不起娘的事，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娘，犯下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错与痛。没想到的是，我自剖式的书写，居然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共鸣，读者从我的母亲那里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从我对不起娘的种种言行里看见了自己对不起父母的种种言行。《娘》无意间成功，让我再次深刻地反思自己，我没有理解过娘、珍惜过娘，那我理解过爹、珍惜过爹吗？写《娘》的时候，我还没有学会站在娘的角度思考问题，那现在，我站在爹的角度思考过问题吗？既然《娘》敲醒了我，让我学会了理解和珍惜，我为什么还那么固执地把爹拒之于千里之外？还那么固执地埋怨和憎恨爹呢？想想看，当一根鱼刺卡在喉咙进不去出不来时，多么难受？对爹的这根根的鱼刺卡在我人生的咽喉这么多年，是时候该拔出来了。我慢慢放下了怨恨，解放了自己，开始走近爹、了解爹、试图写爹。

可拿起笔时，我才知道爹于我而言是一张白纸。整个家族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还在娘胎里就离开了爹的我，是无论如何也画不出爹的轮廓的。我开始后悔每当娘要给我讲爹的故事时，我蛮横而粗暴地拒绝，一个连还在娘胎里的儿子都不要的人，有什么好的？娘在世时强行灌输给我的爹的点滴，就是几滴露水，还没落笔就烟消云散了。尽管后来听我的叔叔和乡亲们讲了不少爹的故事，那也只是一杯水的容量，而不是一瓶墨的容量，我无法在纸上勾勒出一个血肉丰满的爹。我只能仰天长叹，放弃了。

然而，爹却就此不断地闯入我的生活，写爹的执念也一天比一天强烈。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灵光闪现：为什么非要像写《娘》一样写一本完全纪实的书呢？如果再写一个完全纪实的爹，这个

作品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要重复我自己吗？千万不能！我要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娘》的《爹》！

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完全纪实的笔法，如果不改变，新作品只能是一个男版的《娘》，对我的文学创作、对读者的阅读，都没有意义。更何况，我不熟悉爹，无法还原爹的相貌、轮廓、肉身，更何况骨血、生命、精神和灵魂。我想到了虚构，想到了长篇小说，我要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虚构和重塑一个爹。

怎么想象、怎么虚构、怎么重塑？我不能只写爹，要写与爹同时代的人、与爹关联的人，写爹的同辈、父辈，甚至下一代。写爹所在的时代、所在的人间和所在的湘西与中国！对！通过爹和父辈的人生命运，写我的湘西、我的中国，写湘西大地和中华大地上爹和父辈在时代洪流中的身影和声音，写他们的家、他们的情、写他们的情、他们的义，写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和生死祸福。

一想到通过爹来写湘西父辈和湘西，我的灵感一下子就奔涌不绝。因为对湘西，我一直心存自豪和遗憾。自豪的是，我的湘西不但是一个神奇浪漫的湘西，还是辉煌伟大的湘西，我的湘西父辈不但是勤劳善良的父辈，更是勇敢伟大的父辈。我的湘西不但有各民族一同创造的、斑斓多彩的民族文化，湘西人更在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关头立下了不朽功勋。比如抗日战争中的嘉善阻击战，湘西128师的七千子弟，以土枪和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日军七天七夜，掩护中国主力部队后撤。雪峰山保卫战，也就是湘西会战中，湘西军民顽强阻击，使日军未能越过雪峰山，从而未能打到重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长津湖等各个重要战役中，都有湘西子弟兵的身影。

我湘西的父老乡亲们，这些平凡人的家国与世界、平凡人的生活与生命、平凡人的荣辱与尊严、平凡人的创造与贡献，以及平凡人的人道与人格、朴素与伟大，应该被看见。

这，成了我写《爹》的初衷。对！我就这样写《爹》，就这样把爹和父辈们与湘西大地和融合唱，与中华民族和融合唱，通过爹和湘西父辈的故事，为湘西立传、为民族立传、为父老乡亲

立传，而不是为爹一个人和一个家族立传。

我要写出爹和父辈们永远不会变凉的热血，永远不会弯曲的脊梁，永远不会细碎的骨头，永远不会腐朽的灵魂和永远温暖人间的情义。这，成了我写《爹》的核心要义。

有了这样强大的情感基础和明确的创作要求，我的创作源泉就变得无比丰沛，我的表达也变得顺风顺水、水到渠成。我的湘西大地，我的华夏山河，我的父老乡亲，我的民族史记，都如江河奔流在我的心头，倾注在我的笔端。我以追寻爹的生命足迹为引线，把一个或几个人物的人生命运与一个时代和民族的命运连接起来，把一个或几个人物的人生际遇与湘西大地和中华大地的风云际会合为一体，从而把土地革命、红军长征、嘉善阻击战、常德保卫战、滇缅远征、湘西会战、延安保卫战、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有机地关联起来，把爹、武蒙千爹、龙光烈、彭武定、彭武生、吴点金、吴赛银、向顶天、彭胜生、刘清平、杨高山、田平、田杏、韭菜干娘、吴玉音、陶三喜等人物群像自然地呈现其中。家国情、英雄气、民族魂、人间爱，充盈其间。120多个人物，哪怕昙花一现，都能在家国命运中呈现出不一样的情与义、精气神。

小说的背景由此变得开阔。时间跨度，将近百年。空间跨度，仅湖南就重点写了湘西、怀化、常德、邵阳几个地方，重庆、湖北、四川、陕西、山西、青海、西藏、云南、台湾、安徽、贵州等都有篇章和故事。由此，我走近的是湘西和中国的父辈，我获得的不仅是对爹和父爱的重新认知和理解，而是对整个湘西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再认识。在对爹和湘西父辈的书写里，我看到了湘西、看到了中国，看到了过去，看到了现在，看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我真切明白了每一个世界，都是平凡人在创造，每一个时代，都是平凡人在推动，每一段历史，都是平凡人在书写。



## 搭建童心与匠心的桥梁

——读《指尖上的中国》

周雨尘



浅草主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指尖上的中国》，从传统器物和手工艺入手，涵盖服饰、美食、建筑、玩具等6大主题，串联起中国人的生活史。这套书最动人的地方，是聚焦传承千百年的“非遗”，同时又把“非遗”从抽象的名词还原成孩子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具体技艺和器物。这样的切入方式既自然，又有说服力，引导他们理解传统、亲近传统，并逐渐形成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暗线，全书串联起跨越千年各种技艺的发源与革新。例如，在《滋味乾坤》一册中，作者详述了中国各种烹饪技术的原理、经典美食的制作。如，通过介绍古代制糖师如何利用鸭蛋清、黄泥水吸附杂质，最终得到色白如霜的砂糖，揭示古代工匠通过平凡材料配比实验得到的各种化学知识。在《佳节盛景》一册中，呈现了古人如何营造节日氛围，考证春节的花灯爆竹、中秋的兔儿爷、节日戏台上的乐器、草原赛马中的马鞍和弓箭等的制作技艺，如何实现对功能与美感的平衡。在《筑造精妙》一册中，讲解从茅草屋到木屋再到豪华的宫殿，土、石、木、砖、瓦、漆、金、银、纸等材料如何运用，施工者如何分工协作，管理者如何对各项工事和工期作出合理安排和调度，最终创造“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建筑奇迹。

这套书不把承载文化记忆的手工艺视为静态的农耕文明遗产，而是将其视为手脑协作改造世界的动态过程。作者以物证史，通过实物遗存还原历史现场，回归传统技术与人类最初的关系，即技术是为了解决生活困境。人们为应对严寒而发展了兽皮处理与服装缝纫技术；从龟甲、木牍到纸张，逐步解决了文字载体笨重、稀缺的问题；雕版和活字印刷术突破抄写、拓印局限，使知识大规模复制成为可能，回应文明积累与传播的效率需求。这种演进逻辑，道出了指尖智慧来自生活的普遍规律，也昭示了人类文化由双手塑造，而技术与工艺正是困境催生的文明密码。

在作者眼中，器物是历史智慧、技术知识与文化价值的物质载体。古代器物的制作工艺、使用场景及演变

过程能够传递科学原理、工艺智慧、文化观念及艺术审美。例如，书中展示了砚台的演变：砚台从原始研磨器发展为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工艺品。其形制（如石材选择、雕刻技法）记录了文人审美趣味的变迁；其材料强调“韵味与魅力”，与古代读书人的精神追求直接关联，这说明砚台是文人价值观的物质投射。

通过了解传统手工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科技是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演化而来，并对劳动和生命产生更深的敬意和敬畏。在作者的讲述中，工匠的肌肉记忆被着重强调。他们全身心的实践不同于从书本中汲取知识，而是需要对材料有特殊的感知能力，就像学徒在捶打金属时反复练习掌握合适的力度，在剪纸时精准控制操作角度，这种通过身体积累的经验，是一笔宝贵财富。如今，人工智能让人独有的创造力显得稀缺，但这些技艺中保留的“指尖记忆”提供了启示——年画中不规则的笔触能抵御机械复制，陶瓷大师在窑炉反应过程中的即兴调整也是如此。这本书细致记录手工艺人如何运用双手弥补材料缺陷，比如在潮湿的夏调整纸张厚度，根据每日温度修改黏土配方……人类一直是在与环境 and 世界的互动中激发创造的本能。

《指尖上的中国》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社会，鼓励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去探索、实践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让传统手工艺的光芒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持续闪耀。按书中指引，我们不妨亲手制作一罐古法泡菜，或捏塑一尊中秋泥偶，这便是在与祖先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这对话不囿于技艺传承，更是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人类创造本质的致敬。

## 当代文学研究呼唤问题意识与行动力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当代作家评论》年度学术研讨会在辽宁沈阳举行。会议总主题为“新时代文学的问题意识与行动力”，麦家、李洱、艾伟等知名作家，以及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评论家、青年学者共80余人参会。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何向阳在致辞中说，这是一次有深切现实关怀的会议，新时代文学与数字化浪潮迎面相逢，文学创作、生产、传播等机制均发生急速之变，建立文本与现实乃至与更深远社会历史新的对话关系，使批评家真正成为时代的思考者、历史的阐释者，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参与者、推动者，是现实向批评界提出的挑战。

主题发言环节，9位评论家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谈到，新时代人文社科研究要聚焦真问题，创造出能服务国家战略、兼具世界视野的原创基础理论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聚焦数据库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提出以多重旁证交叉校勘，夯实文学研究史料基础。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强调，当下文论话语建构要立足中国语境。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强调，在算法时代人

们拥抱AI的过程中，要保持人的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提到，新大众文艺跨界产业化特征凸显，现有研究亟须更新批评理论。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帆呼吁，在互联网时代传媒、大众、文化工业交织的现状下，文学批评亟须引入传媒视角。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认为，面对AI冲击，文学研究唯有坚守专业本位，依托人独有的生命主体体验，才能发挥更大价值。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强调，在AI时代，真实性问题成为核心关切，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在文字中刻印独属于自己的身体印记。复旦大学教授邵元宏提出，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应深耕被忽略的生命议题，借文学直面时代精神痛点。

在圆桌学术研讨环节，与会者聚焦数字媒介与新时代文学生态、新时代文学的社会模拟与共情建构、新时代文学批评范式转型与社会责任等当下学界热点话题展开交流。

近年来，《当代作家评论》敏锐把握新现象、新问题，除举办年度学术研讨会，还陆续开设“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游戏研究”“文学史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新媒介时代文艺大众化研究”等专栏，以问题意识与行动力积极参与当代文学文化建构。

## 陈忠实《白鹿原》赏读会举行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生命最璀璨的结晶——《白鹿原》作品赏读会”在北京举行。活动通过分享、朗诵、表演等多种形式，重温陈忠实人生历程，回望《白鹿原》问世33年来的传播历程，带广大读者走近经典。

致辞环节，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表示，《白鹿原》问世以来累计印刷近500万册，其长盛不衰充分证明了文学精品

活动分为“我是白鹿原下人”“我把生命交出去了”“到《白鹿原》中找我去”三个单元。嘉宾们深情朗诵《白鹿原》中的精彩片段，演绎话剧《白鹿原》中的经典场景，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大家表示，今年是陈忠实逝世十周年，从文学创作到舞台艺术，从影视改编到有声书，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不断以新方式走近读者，持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陈忠实提出的“文学依然神圣”，至今仍是文学工作者值得珍视和传承的精神信念。

## 以“不可靠”叙事拆解历史

——读范小青长篇小说《江山故宅》

王春林

批评界很少把范小青的创作与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联系在一起，但从近年的《灭籍记》和《江山故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来看，范小青在创作中有意进行着叙事实验。《江山故宅》中，作家更是借由“不可靠”叙事完成了对历史和存在的深刻思考。

《江山故宅》的叙事焦点是江苏苏州老宅院不易堂的历史，但作家并不满足于以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加以呈现，具体而言，其先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及多层次叙述者的精心设定。小说带有统摄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我”，即言氏后代言子陈。身为建筑学家的“我”正在主持一个名为“已毁古建筑群现状评估”的研究课题。面对这一课题，“我”颇为矛盾。一方面，课题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然是‘已毁’，哪里还有什么现状，如何评估？”但另一方面，即使已经被毁，但毕竟曾经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一前提下，课题的价值就在于借助哪怕只是在纸面记载中残存的蛛丝马迹，“从不存在的存在中，看到往日的痕迹”。但从言子陈与尹宁充满神秘色彩的“相遇”等情节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看似可靠、学有所成的建筑学家，实则是处于谵妄状态的一位精神病患者，尹宁正是她精神分裂状态下的分身。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设定，导向了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

除了统摄全篇的“我”这位不可靠叙述者外，范小青还在被明确标示为“附录”的五个部分设计了数位身份不确定的叙述者。“附录”虽

整体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也将第一人称叙述穿插其间，共同营造出叙述者身份扑朔迷离的效果。具体来说，“附录：1975/老宅——老宅里的济之”这部分，叙述者先是否定了自己的叙述者身份，声称“在1975年这里的叙述人不是我”。但紧接着又声明“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确认了“我”即言子陈。到了“附录：1981/绰号——祝我一路走好”这部分，“我”也即言子陈，则干脆公开声明，全部内容都是她模拟奶奶常随香的第一人称口吻讲出。与1975年的那个“附录”相类似，到了“附录：1985/地名——言桥茶厂和某氏义庄”这一部分的叙述，一方面是整体上的第三人称，另一方面则是“我”也即言子陈在楷体字部分的穿插。而在“附录：年代不详/园林——叙述者不详”这一部分，元小说手法的引入使得小说叙事愈加扑朔迷离。除了时间上的不断变化，叙述者以及叙述内容的真伪均难以确定。在“附录：1860/评弹——言小姐，言小姐”这一部分，虽明确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但长篇评弹《不易堂》的作者身份成谜，我们很难相信未经历过这段历史且财会专业出身的言子陈能创作出如此成熟的评弹作品。

其二，是回溯性双线结构的精心营造，达成明显的互文及互相解构的“不确定”叙事效果。除了后面的“尾声一”和“尾声二”，整部《江山故宅》分为两大板块。第一个板块由已然被明确标示出的五个部分组成。这个板块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现在。主要讲述“我”因研究课题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苏州

后，一系列带有诡异色彩的遭遇。从小说整体框架设计看，似乎这一板块占据着文本的重要地位。但通读小说不难发现，真正占据文本核心地位的，其实是回顾既往历史的、以“附录”面目出现的板块。将原本处于附属地位的“附录”转换成文本的主体部分，也可视作《江山故宅》先锋性的表现。附录部分聚焦的那些年份，实际上都是小说中若干主要人物以及言氏家族命运的关键时刻。作家借“附录”触碰第一板块抛出的诸多疑云，二者形成紧密的互文及互相解构的关系，有意松动了叙事的可靠性。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凭借高超的写作能力，将两个板块自然流畅地融为一体。比如，第二部尾声，“我”在幻觉中看到嫡亲奶奶常随香，“附录：1981”便自然交由常随香来自述；第三部分结尾处，言子陈与尹宁因余又而起激烈争执，“附录：1985”部分便由这一争执引出相关故事；“第四部分：书信”的结尾处，弥留之际的老朱留下“未沫园”三字，紧接着后的“附录：年代不详”部分，未沫园这处园林，自然也就成为被聚焦的对象；“第五部分：故事”结尾处，小白认定不易堂的秘密就潜藏在《不易堂》这部长篇评弹作品中，由此引出以长篇评弹《不易堂》为叙述中心的“附录：1860”。

其三，是艺术悬念的成功营造与多文体的杂糅与融合，解构了叙事及文体的“确定性”。首先，是艺术悬念的成功营造。《江山故宅》中，从那一封神秘的来信，到那一张《春日家宴图》的有以及来龙去脉，从余济之究竟是谁，到

余白生为什么在问题解决后仍然坚持待在安徽不肯回家，甚至，连同“我”也即言子陈到底是不是真的疯掉了，以及她与尹宁之间神奇的对位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不同程度上的艺术悬念。正是这一系列艺术悬念深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然后，是多文体的杂糅与融合。作家将书信、方志、日记、口述、回忆录、苏州评弹等多种文体融于一体，在解构文体“确定性”的同时，也真实还原了从历史碎片中打捞真相的状态。

作家在“后记”中专门提及“不可靠”与“不确定”的问题：“《江山故宅》较多采用了不可靠叙事、时空交杂的回忆及杂糅的叙事文体，但是作者的主观意识和着力之处，却一直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路走。”小说中，作家巧妙借助评弹将不易堂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又借助“不确定”叙事的真假难辨，把读者的思绪引向对“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考。这种“不确定”的叙事，指向了面对碎片化历史时的言说困境，也给读者带来新奇而带有挑战性的阅读体验。

